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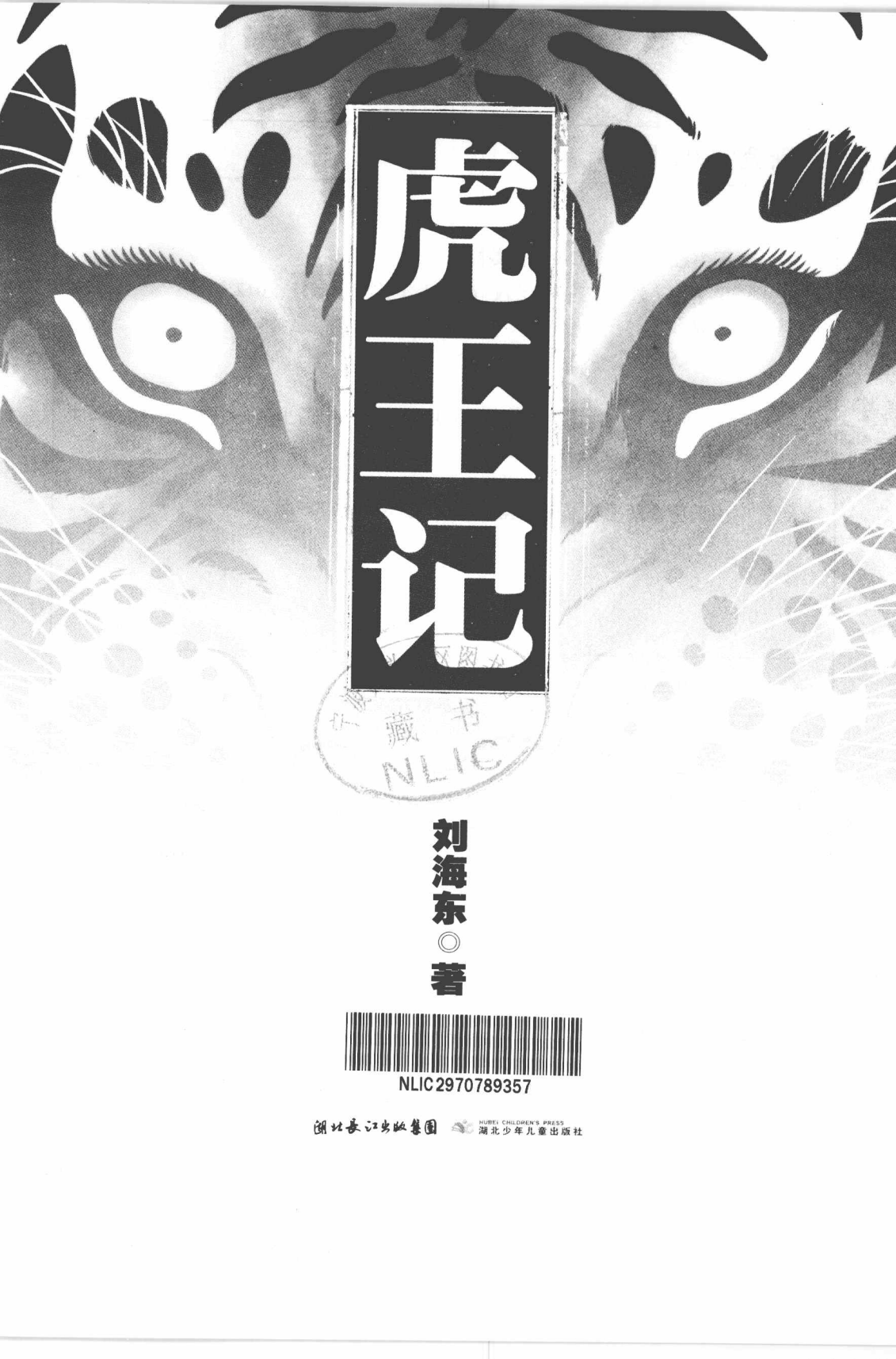


虎王记



NLIC2970789357

刘海东



虎王记

刘海东
◎
著



NLIC2970789357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HUBEI CHILDREN'S PRESS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虎王记 / 刘海东著. —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4

(丛林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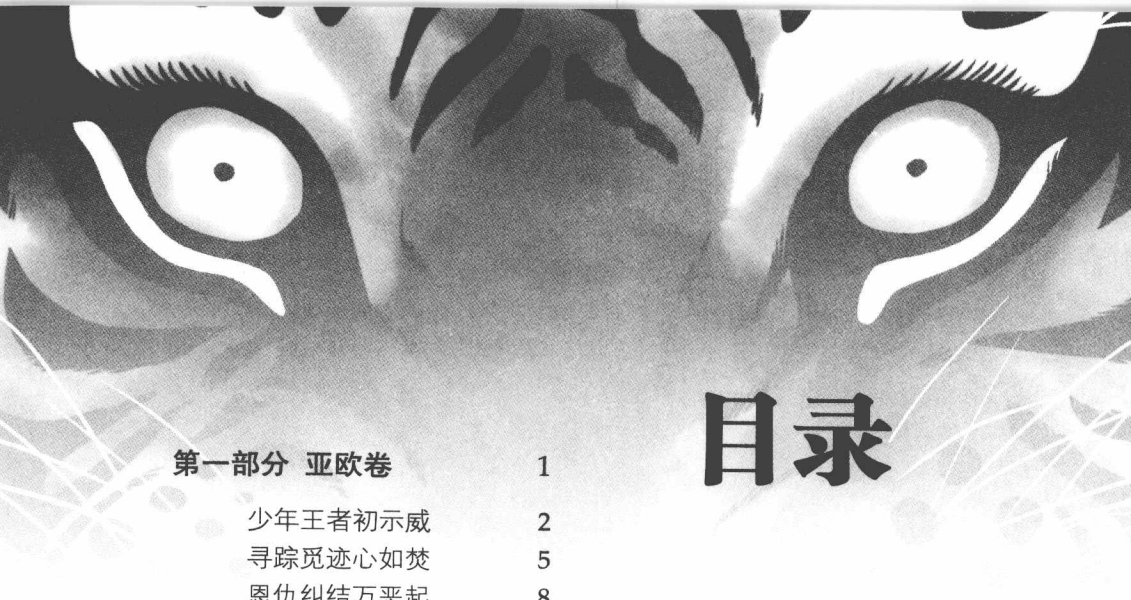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53-6658-0

I. ①虎… II. ①刘…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4705 号

书 名	虎王记		
©	刘海东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j.com.cn	电子邮件	hbcj@vip.sina.com
承 印 厂	孝感市三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插页	4 页
印 数	1-10 000	印张	15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80 毫米 × 980 毫米	开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6658-0	定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部分 亚欧卷

少年王者初示威	1
寻踪觅迹心如焚	2
恩仇纠结万恶起	5
强弱难辨心自明	8
虎狼大战天地恻	13
再试身手威风扬	18
误陷囹圄运转折	26
心生贪念行不端	31
恶敌相遇谁智高	37
	40

第二部分 美洲卷

异乡飘零噩梦起	50
亡命天涯出樊篱	51
绝处逢生天神助	55
勇闯险境寡敌众	59
两霸相残君何意?	63
双兽恶斗谁得手?	68
强敌在侧能安然?	73
勇者相逢猛者胜	77
风云变幻磨难起	83
恩情有一更有二	87
猛兽相逢又如何	94
	102

第三部分 非洲卷

二王争霸显风流	111
再走他乡心惶惶	112
力搏强敌迫无奈	126
两大魔头齐上阵	132
偶遇奇境福祸至	137
再战双兽情不怯	141
威震顽敌意迷离	146
恶魔又现劫数来	152
浑浑噩噩活难复	156
暗袭巨敌杀气壮	158
身在福中不知福	162

第四部分 欧亚卷

重回故土神情爽	177
恩怨情仇俱消散	178
劫数已尽福缘至	183
患难之中见真情	197
追求自由梦成真	200
真相大白终有报	205
重归故土胆气豪	210
雪域称霸真自然	215
	217

第一部分 亚欧卷

少年王者初示威

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深秋,虽然下了几场小雪,依然树木茂密,沟壑纵横,只不过不同种类林木叶子的颜色现在显得更加鲜明起来,交相辉映之下透着丛林的层次感和紧密感。

在丛林深处,一抹黄绿相间的矮株地盘松后,三只雪狼(这种狼终年披着一身银白如雪般的长毛,因而得名)正在疯狂地啃食着什么。它们一般都过着群体生活,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观念,头狼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从这三只狼混乱的进食场景中却丝毫看不出它们的等级现象。它们的头狼在哪里?狼群在哪里?按野生动物的生存法则来分析,在这个食物还比较充裕的季节里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景的……这血腥的场面似乎在证明着这里一切的不寻常。

巴图鲁是一只成年不久,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的雄性西伯利亚虎,在中国它被冠以乌苏里虎、满洲虎、阿穆尔虎等许多名字,不过最广为人知的名字便是——东北虎。

这是体型最大的一种猫科动物,毛色鲜明美丽,最为珍贵。据统计,目前野生的约有500只,属中国Ⅰ级保护动物并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它的匍匐位置处于灌木丛右侧下风向,五十余米远的一棵百年云杉处,高大的树影和低矮茂密的偃松丛遮蔽了巴图鲁矫健的身躯和炫目的花纹,却掩盖不住它那双锐利的眼眸。

巴图鲁有些愤怒,在自己的地盘上怎能出现这种现象?但丰富的生活经历告诉它不要太靠近这些不安全的动物,即使它自己现在也已经是数一数二的致命杀手,但也不能丝毫麻痹。

几年前的一场战事让巴图鲁终生不能忘却。后胯的一道长长的、颜色稍淡的毛皮——这是一条险些让巴图鲁失去生命的伤疤,时刻在提醒着它。

已经潜伏近6分钟的巴图鲁仍然没有发现三只雪狼的亲友,它面部的肌肉开始微微抽动,刚针一样的胡须四方竖立,乌黑的嘴唇上翻露出四颗刺刀般的长牙,白色的浓眉微微吊起,一双琥珀色的大眼瞪得溜圆,射出两道凌厉凶光,额头上赫然一个墨色的王字,遒劲有力,奕奕生辉,颈部的毛发一

根根立了起来，带着环形墨色花纹棍棒一般的尾巴托得笔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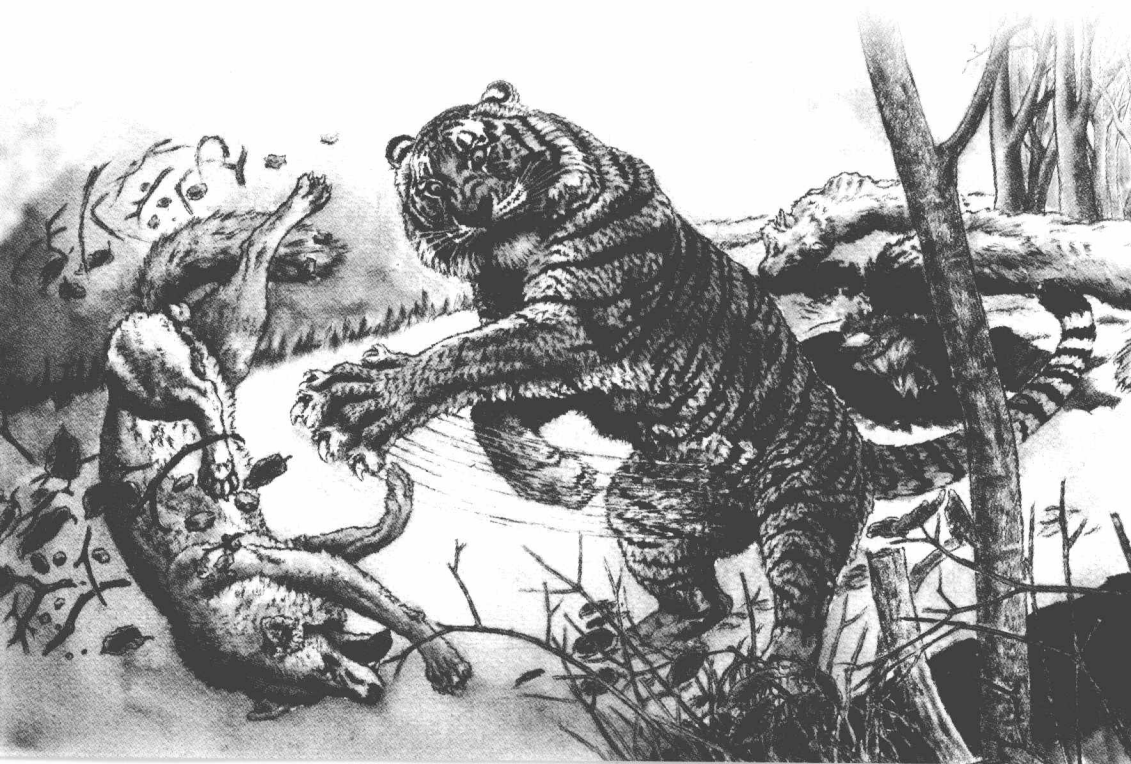
全身的肌肉、骨骼已积聚了大量的能量，蓄势待发，两只宽大有力的前脚掌轻轻交替着跺脚，它已经趴得不耐烦了，直觉告诉巴图鲁——它可以行动了。

三只正在享受美味的狼已被它们胃里分泌出的贪婪的胃酸所征服，嗅觉、视觉全在食物上了，对附近的一切丝毫没有感觉。即使已经查觉，它们的生命在巴图鲁面前也势如累卵。巴图鲁每一块肌肉所蕴含的力量的爆发都是它们无法承受的。

“新账旧账一并算了！”巴图鲁突然发难，它如雨后彩虹般优美的一扑之下，最后面的一只狼只听耳后“咔嚓”一声，便觉得一物重重地砸在背部，随之而来的是因脊柱折断而占据全脑全身的剧痛感，它低频呻吟着、咳嗽着，刚吃到胃里的食物夹杂着鲜血喷洒在铺满枯枝败叶的地上。它下意识要站起身来，可神经断裂、脊髓肆溢的生理反应使得四肢抽搐，无法立起，不一会儿就不动了。

另外两只似乎已被这突发场面震慑，目光呆滞、靠在一起一动不动。

机不可失，巴图鲁并没有因为它们没有反抗而停手，顺势立起，一双前



掌分别从两狼身体的左右两侧向它们的头部合拍过去，这一拍足足有五六百斤的力度，两只狼瞬时受到重击，身体不停地在地上打转、翻滚，搅起一团团泥土枯叶。巴图鲁飞身上前一口咬住了最近那只狼的颈项，粗长的犬齿一下便刺穿了它的颈椎，割断了脊髓。

另一只刚醒过神来，稳住身形哆嗦着夹住尾巴转身想要逃走，巴图鲁扔下死狼，窜身堵截了去路。

它惊恐万状，只觉得全身由内到外渗透着寒意，从头到尾打着冷战，它伏下身子发出“嗷嗷”求饶之声，作出臣服的状态。巴图鲁静静地看着，目光阴冷，鼻孔中“哼”了一声，“我不是你们的独眼狼王！”

雪狼知道是绝无退路了，蓝色的眼中现出绝望的目光，生存的本能聚集着最后信心，它哀嚎一声，亮出森林白牙冲了上来。

要知道困兽犹斗，狗急跳墙杀伤力还是蛮大的。不过那也要看看对手的實力了，巴图鲁一只前掌横着看似轻轻地一扫，雪狼已被掀翻，重重地摔在尘土中，它大脑袋摇晃着再次使出了必杀技——锁喉扣。

对于生存竞争对手巴图鲁决不姑息迁就。

丛林中又恢复了原来的安静，搏杀所引发的烟尘渐渐消散，只有远处那不知趣的山鸡还在发着求偶的“唧唧”声。

这种狼是灰狼的一个亚种，生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平原等地，即西伯利亚平原狼，体型较大，从鼻尖到尾巴尖达到2米，强壮的个体可重达一百七八十斤，是西伯利亚雪橇犬“哈士奇”(hasky)的祖先。

它们是纯食肉动物，在西伯利亚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完好生存，狩猎活动随季节变化而转换，它们的猎杀对象从大型的哺乳动物(驯鹿、野牛)到小型的鼠类和鸟类，捕食手段素以残忍著称，在猎杀体形较大的对象时常追踪数天以消耗其体力，待猎物困顿后绕其背后突然发动攻击，选择其腹部、肛门等柔软之处作为攻击部位，被攻击者常常是在短时间内不会死亡的，最终因内脏被撕扯出体外，失血过多而死，是为生存活剥，其所承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巴图鲁低下头，注视着被三只狼啃食的残渣，从仅存的头部和前肢可以判断出那是一只虎，它低头闻了闻，“啊？这气味如何这么熟悉？难道是……”

巴图鲁头脑中浮现出上一次自己路过姐姐的领地时，姐姐护着两个月大的幼虎时对自己张口示威的样子，对此它能理解，作为一个母亲，保护自

己的幼崽是一种本能,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谁都可能是小虎的敌人。

那时小外甥还在她妈妈的脚下打着滚,只是看见自己时才停止玩耍,可能是血缘的关系,小虎竟然没有惧怕,跑上前来亲昵地抱住了巴图鲁的脖子,巴图鲁也低头友好地嗅了嗅……可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巴图鲁伤感地低下了头。

“几只雪狼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进餐,难道那独眼狼王也来了?孩子离开了母亲,那我姐姐去了哪里呢?几年前本族势力已和狼族势力井水不犯河水,可为什么自己的外甥却又惨遭狼食?难道姐姐也……”巴图鲁没有细想,也不想细想,一晃身躯,隐没在去向姐姐领地的那片白桦林之中。

寻踪觅迹心如焚

自然的最残忍之处,恰恰是它以最有意义的方式创造生命,又以最无意义的方式消亡生命。从这个角度上看,世界末日并不是玛雅预言,而是人类一手书写的结局。

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在前苏联政府和世界野生动植物保护组织的联合保护下得以存在,然而时过境迁,这个联邦制大国的分裂所造成的各种争端使得纷纷新成立的政府无暇顾及此事,迫于严峻的政治形势,有关国际组织也无法介入,于是趁着法律监管的真空,当地人为了各自的眼前利益,每天都在开垦着这片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原始林地,如今这片森林的覆盖面积已所剩无几了。

就在这片森林的边缘上,正游走着一群白色的野兽,它们似乎正在追寻着什么。

现在像这样成群出现的野兽已经很少见了,这种野兽上下齿的咬合力堪比熊豹,为了生存和便于群体力量的集中,它们内部等级森严,尊卑观念极强,头领的地位高高在上,一呼百应。

它们的生存适应能力十分顽强,北到零下30多摄氏度的极地,南到炎热的非洲撒哈拉都曾遍布过它们的足迹。然而现在它们的数量很少,只在深山之中偶尔听到它们相互呼唤的低沉悠远的“啊嗷……嗷……”的声音。

不错,这正是一群西伯利亚平原狼,当地人称之为雪狼,是一种比其他洲区狼体型重量上大许多且又凶残数倍的犬科动物,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

犬科家族成员。这种狼夏季往往单独或是雌雄配对狩猎，只有在食物匮乏，生存艰难的冬季才集群活动。

在这群雪狼队伍的前锋位置是一只独目的而且只有半只尾巴的公狼。它四肢强健、体形硕大、鬃毛蓬松，一只独目精光四射。猛然，它停住脚步，身形微微后坐，伸颈向天张开巨口，接连发出三声连续的嗥叫，而后的叫声短暂，中间又有所停顿，刹时，狼群止住脚步。它正是这群狼中的头领。

头狼回过身来低头逐一嗅了它的部属，微睁独目，向天空又发出了一阵连续延长的嗥叫，紧接着群狼也跟着发出了同样的声调。

这声音绵长幽远，几十里外都能听见，难道他们在呼唤着同类？难道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狼群？

“啊嗷……嗷……”的音调在森林中环绕、回响。

“嘿嘿，再也见不到你的同伴了！”巴图鲁耳朵转动，停下脚步，它懂得狼的语言，冷冷地笑道，“独眼狼，你那三个同伴违反了丛林的规矩，未经同意到我的领地上来，还杀死了我的外甥，这可怨不得我心狠啊！”它判断这只狼群至少有10只以上，过去的经历让它深知雪狼群的作战能力，所以现在它还不想与狼群正面作战。

“还是找姐姐要紧啊！”巴图鲁轻轻一跃，七八米宽的一道沟壑已落在了身后。

老虎乃万兽之王，丛林霸王。

小老虎在长大之后，母虎或是主动让出自己的领地给孩子，或是让它自己去开辟疆土，所到之处，驱熊逐豹，杀死或赶走自己的一切在食物上的竞争对手，真正是占山为王，看来人们称老虎为山君、山大王是有一定道理的。而狼，特别是狼群也极厉害，它们素以超常的耐力、默契的合作能力、强大的群体力量和残忍的手段让被猎杀对象闻风丧胆。

其实，这两种超级猎手的领地是不能重叠的。老虎领地辽阔，数百平方公里，巡视领地往往要十几日，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虽然走后要留下气味做警示，但气味毕竟不能存留太久，再加上其他原因，使得一些其他猛兽经常乘虚而入。

更主要的是由于人类领地无限制的扩张，致使猛兽各自生存空间日益拥挤，继而在彼此领域上的冲突则此起彼伏。

加之猛虎与狼群、熊罴、花豹素来不睦，两方如果狭路相逢，要么相互避

让,要么必是一番生死大战。

而野兽之间的生存竞争较之人类的竞争更为直接与血腥,竞争的结果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一点除了贪婪的人类之外,其他动物都明白,人类,这个地球上最顶级的食肉动物群、所有食物链的终端,用其二十万年的历史,暴殄地球四十亿年累积的遗产。仅占生物五分之一数量的人竟然消耗掉了八成的地球资源。昔日强加给自然的斑斑劣迹,正以各种方式回归人类自身。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八分之一的鸟类和三分之一的两栖动物面临灭绝。

同样,人类的入侵已使其他动物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这几年来世界各地大型野生动物伤人事件此起彼伏:

北美的红虎(美洲狮)伤人不断,加拿大北部城市中总能看到北极熊的出没,中国华北豹下山吃人猎畜,印度的亚洲象、孟加拉虎、印支虎、印度花豹频频伤人,人兽之争已势同水火。

但相对来说,西伯利亚原始丛林地处在寒带,人迹罕至,境况略好一些。

现在,原始丛林的晚上似乎比白天更为活跃,一些夜行动物们离开巢穴开始辛勤地“工作”了,红松间隙中穿梭的苍鸦正忙于捕鼠,白桦树干上下跳跃的银貂在搜寻着麻雀、老鸱,草窠中时隐时现的豹猫在寻找着山鸡,蔷薇丛里追逐野兔的猞猁,这一切对巴图鲁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不过刚才由于心急,在巴图鲁穿过灌木丛时它宽大的脚掌踏碎了一只雉鸡的巢,几枚黑黑的鸡卵遭了殃,气得鸡妈妈撑开翅膀,“嘎嘎”大叫。

巴图鲁已无暇顾及此事,姐姐的领地近在咫尺,它放慢了脚步,扬起头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个别标志性树木巨石之上还存留着姐姐的气味,巴图鲁的心稍稍安稳了。

它很尊重这个唯一的姐姐,不仅仅是它的血缘关系,更主要的是那一次生死之战斗,不,应该说是战役。

巴图鲁仔细地嗅着姐姐领地内的白桦、云杉、五枝松、巨石,甚至流动的小溪。

它小心翼翼地树林中穿梭,这片树木种杂乱,但以白桦为主,白桦树笔直而立,加上树身上黑斑盘剥,是老虎们理想的隐蔽栖息地。

还是没有发现姐姐的影子。

猛虎开始有些焦躁,不时地用舌头添着鼻孔,保持着鼻子的湿度,让它

更加灵敏，并试着向空中发出了几声低沉的吼鸣。巴图鲁知道这样做是违反丛林法则的，可能会引起姐姐的不满，但它没有其他办法。

夜幕笼罩下的茫茫的白桦林中除了自己长啸声回荡外，没有得到姐姐的任何回应，巴图鲁着急了，它感到情况不容乐观，在姐姐的身上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而且这件事必不亚于当年那场丛林大战。

恩仇纠结万恶起

巴图鲁和姐姐是一双孪生的西伯利亚虎姐弟，它们从小便体格硕大，继承着西伯利亚虎优秀的基因，身体中流淌着最有力量的血液。

百万年前，中国虎（当时还没有中国）种群扩大，一支向东北地区迁徙，它们很快征服了当地的对手，大量繁殖开来，使得东北虎数量急剧增多，这样，一批更加高大、健硕的东北虎向西北更远、更冷、更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迁徙。

根据生物地理学原理，在正常情况下，空间面积每增加 10 倍，物种数目平均增加 1 倍。数千头更高大的东北虎最后在深远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生根、发芽、繁衍栖息，从基因来看，这批虎父体母体都很强健高大，为了适应更为严寒的地理条件，捕杀诸如重达三吨的远东野牛等大型有蹄类动物，它们的小虎在继承了强健的体魄外，体型较前辈们更为高大。

这批从东北虎中分化出来的更为高大的老虎，便是纯种的西伯利亚虎，也就是巴图鲁和姐姐的先祖。

它们的父亲是一头更为雄壮的西伯利亚大雄虎，它壮志满怀，在荡平当地所有对手后，向东边太阳升起的方向进发，走向了远东地区。它游过了宽阔的白令海峡，在暴风雪和霜雾弥漫的天地中，冒着足以把钢材冻碎的严寒，踏上厚达数米的冰层来到了阿拉斯加半岛，顶风行进着。这个期间，它凭借着高大的身躯、摧毁万物的力量和骁勇无比的杀技，斗杀了数头南下觅食的北极熊和当地霸主科迪亚棕熊，现在它孤单无比，它觉得那太阳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它已经十多岁了，一阵狂风刮过，夹杂着冰块、雪砂，如同千把大刀砍砸在它的身体上，它悲啸一声，终于倒在了冰雪之上。

曾经的王者孤零零地看着眼前这白白的世界，它多想再看到自己的孩子，听一听它们稚嫩、美妙、闹人的叫声，哪怕只是幼崽发出的一丝丝声音，

可周围除了呼呼的寒风号叫声,再无其他生息。

它不甘心地闭上了那双曾是精光湛湛、令所有敌手胆寒的大眼。

雌虎丝毫不知道丈夫的情形,在它的心目中,丈夫是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她的使命便是延续丈夫优秀的血脉。于是它倍加呵护着这对虎姐弟,小虎们平安地、幸福地度过了2年生活。

但世事总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母亲在与一头一千余磅重的棕熊争夺领地的战斗中折断了一枚犬齿。她虽然赢得了这次战斗,却失去了以后获取胜利的资本——犬齿对于一只猛兽来说太重要了,就相当于士兵手中的枪。

终于,母亲的领地被另一只雄虎所取代,她的生命也随之终结了。那一年虎姐弟们还不到3岁,实力告诉他们:必须远离这块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否则生命不保。

捕猎技巧欠缺磨练的虎姐弟开始了流浪的日子。

巴图鲁还记得那个冬天格外的冷,连人类大皮卡车的轮胎都能冻裂。

它们姐弟俩数日毫无所获,无奈之下,他们跳过森林边上的栅栏,在邻近的村落徘徊、巡视。

一天夜里,乌云遮挡住空中的寒月,整个西伯利亚平原漆黑一片。

忽然,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出现了两个灯笼般的光源,一闪一闪扫视着周围的一切,一个巨大的身影从密林中闪现出来了,悄悄地向村子接近。

山下的村子一片黑暗,午夜时分,人们正在熟睡,可邻近林子边上一户院子中却传来了吵闹声,那声音时小时大,“吱呀”一声木门打开了,一个人从土坯茅草屋中跑了出来,那个人中等身材还要偏小,一路小跑,向林子冲了过来。

乌云渐渐散去,月亮又露出了羞涩的脸。雪地上有了一点微弱光明。

那人跑在通向山林的小路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声,路太滑了,她摔倒了好几次,却又倔强地爬了起来,扬起小手擦拭着面颊,月光微弱,却也能辨别她的样子。

啊,原来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麻麻的脸蛋上,一双乌黑大眼揉得通红,两道泪痕已然冻结。她或是跑累了,蹲在林子边上的一个大石上,哭泣着,身子也在抖动,不一会儿她从口袋中拿出了一个管状物,轻轻地放在唇边。

笛声在林中回荡,似是某个电视剧的背景音乐,曲声婉转悠扬、幽怨哀

伤。或高或低，或静或颤，美妙无比。

那黑影似乎也被这笛声所感，伏下身体卧在雪沟之中，竖起耳朵聆听着。

音调一变，笛声高亢嘹亮，又似《追风女儿》的曲调，直上云霄、荡涤心灵……

黑暗中，就在那大石后面，一双绿森森的光芒死死地盯女孩儿，而且盯了很久。

她停止吹奏，甩了甩笛子，可能是手被冻僵了，笛子一下脱手而出，插进了不远处的积雪中，她急坏了，这是家中自己最心爱之物，是爸爸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她连忙跳了起来，伸手想要拔出笛子。

突然，大石后蹿出一个灰白色的身影，头上毛发秃了一片，耳朵也没了半边，身体上沾满霜雪。

那家伙一口咬住女孩子伸出的手臂，脑袋拼命地摇动着，月光下，恐惧万分的女孩清晰地看到那怪物的嘴脸：

那一只大狼，眼中闪露着钢锥般凌厉的凶光，似乎要把自己一下子钉穿在地。

女孩子大声呼叫着，可又有什么用呢，弱小的身子被狼带得在雪地上连连翻滚。村子边上那户人家的灯亮了，吵闹声戛然而止，木门啪的一声被撞开，一个男人急匆匆地跑了出来，“娟子……娟子……”，膛音很重，声音略带沙哑，却浑厚有力。

女孩子呼喊的声音越来越小，只觉得手臂似乎断裂开来，剧痛无比，她倔强地睁大眼睛，血液中祖辈遗传的基因告诉她：“就是死了也要明白地死去！”

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在她眼中折射闪现，圣灵一般，从远处轻盈地蹦跳过来，由小变大，敏捷无比。

狼脑袋用力摆动着，胳膊、肩膀剧痛无比，小女孩咬紧牙关，用另一个小手拍打着狼头，突然，那头狼脸上现出痛苦的神情，目光由凶狠转为哀伤，它极不情愿地松开嘴巴，回头猛咬。

可它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将自己整个身体提了起来，四爪离地，后腰麻酥酥，断裂的感觉直达中枢。

死亡的感觉在它心头升起，它不再挣扎，凭经验它知道对手是谁

了，那对手强大无比，什么举动在它面前都是徒劳的。

紧接着，大狼眼前一阵眩晕，眼前一切都在快速旋转，身体竟被轮转起来，“忽”地甩向空中，“啪”的一声，抛出去的大狼撞到了一棵大杨树上，又反弹回来跌落在雪地之中，砸出了一个大雪坑。

它剧烈地呕吐着，黑夜之中能闻到那腥臊的血液的味道。它哆嗦着身体，四肢已然不听支配，勉强半站起来昂首望向远方，那强敌又冲将上来，咬住了它的后颈。

要害被制，死亡很快到来，它用尽最后的力量翘起头来，看了一眼远处灰茫茫、半林半秃的山头，那儿曾经是属于自己的家，那里有着自己带领繁衍却又抛弃了自己的群落，老狼无比留恋地闭上了眼睛。

那瞬间闪现的巨大黑影正是巴图鲁，它这个时期是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是新陈代谢最快的时候，几天前的进食已消化吸收了，数日没有进食，早就饿坏了。

大雪封山，野兽们也忽地一下子不知何处“猫冬”去了，踪迹不见，像是全都深埋雪层之下一样。

无奈背着姐姐独自下山寻些吃的。

它自知人类极为难缠，小心谨慎，不料刚出林子，便被一阵笛声吸引，说来也怪了，那笛声似有魔力，竟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猛虎没有贸然行进，伏在雪中听了一会儿，笛声停止，打斗声传来，连忙起身观看，正见那宿敌老狼袭杀女孩，怒不可遏，飞身上来，一口咬住狼的后腰。

这只狼说来也决非寻常之辈，它便是那雪狼群先任首领，但因年老体衰，斗不过后辈，又老而弥坚不肯服输，终被新大王驱出狼群，它在大石后忍饥挨饿埋伏了数天，身上挂满了冰霜，今日猎物就在眼前怎么放过，可叹，却“半路杀出个比程咬金更厉害的主儿”，终死敌手。

巴图鲁叼着死狼正待回走，眼前倏地一道寒光飞来，它本能地一摆脑袋，竟是一把雪亮军刀，锋利无比，虽没射中，却将它肩头划出一道口子，颤巍巍地插在身后大杨树上。

“畜牲，还我女儿命来！”大吼一声，一个身影冲将上来，一拳打在老虎的头颅之上，巴图鲁吃痛，脑袋一摆，左掌一挥，抓向那人面部，身体一转，后胯欲大力翻蹬。

“嘭嘭……”几声巨响从远处传来，它不敢恋战，叼着狼飞也似地跑了。

雪地上女孩子呢喃着：“爸爸，救我……爸爸……不要跟妈妈再吵了……痛……痛”，那男人抹去面上湿黏的血汗，一把抱起女孩子，向村子跑去，疯了似地哭喊着：“娟子，都是爸爸的错，爸爸不该和你妈妈吵架，你要挺住，你没事的！”

“老八，孩子咋样了”，“别急，快、快送马大夫那儿！”几个壮汉拿着棍棒、锣儿迎了上来，兜中揣满了吓野兽的双响子（牛皮纸筒中包藏火药，比寻常鞭炮大得多，一巴掌长左右，过年过节时点燃它用来吓走野兽，后来发展成为年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小孩子也会放这东西，声音巨大，响声如雷，当地人也叫做二踢脚、麻雷子），关切地问道。

他什么也不回答，不顾面上猛兽的抓伤，穿过人群跑向村大夫（乡村赤脚医生）家。

村里人们都起来了，聚在村口，拿着手电、火把，光亮异常，一个中年妇人披头散发，口中不停地叨咕着：“我要跟你离婚，这日子不能过了，你当个破大头兵，一天一天不在家，什么都是我来干，我受不了了！”“娟子你都看不住，你有个屁用！”

“行了，老八媳妇，老八也没办法啊！”

“你俩干架，咋能当娟子面呢？这事整的！”

“是啊，这阵子村里闹狼灾，你不是不知道啊！”

“娟子都那么大了，出点事咋办？”大家你一言我一言，解劝着，埋怨着，见老八一脸是血抱着孩子一言不发疯狂奔跑，几个妇人搀扶着老八媳妇加上一些亲戚邻居，三三俩俩地匆匆向村西边的一户人家走去。

“咯咯儿……咯咯……”一只大公鸡啪嗒着翅膀，瞪着圆溜溜的小眼睛，脸涨得通红，梗着脖子，急不可耐地鸣叫着，天亮了。

村中的土大夫本事可大着呢，什么病都敢治，三下五除二，老八脑袋和她姑娘胳膊纱布都给裹上，药也吃上，OK了。

好在那雪狼确是年老，犬齿掉光了，口中只剩下几枚臼齿，加上穿的厚重棉袄起了很大的防护作用，性命无碍，胳膊却被狼上下颚骨夹断了。

那个可怖的夜晚女孩儿终生不能忘却，朦胧不清的夜色中，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身影杀死了雪狼，解救了自己，但那黑影的样子怎么也记不起来了，老虎，豹子，还是熊？十五岁的娟子吓得够戗，说不清楚。

老八一口咬定是老虎干的，凶手就是老虎，没有什么救命恩人，女儿是吓糊涂了。他面上深可见骨的伤口便拜它所赐，要不是自己当兵时的特殊训练使得反应比一般人快，虎掌抓过来时头后仰一躲，自己可能半个脑壳便没了。老八越想越气，真是恨之人骨！

村里有的人却持不同意见：“要是虎的话不可能不能半天对付不了一个女孩子，再说地上脚印混乱，似乎还有狼的痕迹。”

老八急了，反问道：“凶悍的西伯利亚平原狼大个的跟毛驴般大小，也不可能半天对付不了一个小女孩子啊？就一只狼的脚印能说明什么？原始丛林的冬天一只狼能活下来吗？”

“我老八是亲眼看的老虎，亲手打的老虎，飞刀还在树上插着呢，能错吗？”再有反对者，老八眼睛瞪了起来，大拳头可就要上了，人们不再言语，可不管是什么，大家却后怕得要命，纷纷向村长反映情况，要求加强安保措施。

村长也知这是大事啊，人命关天啊，早早就开着拖拉机上县城了，路过村东头时，老八一家三口人也上来搭车了，娟子先不上学了，到城里再细细查查伤情。然后到公安局、林业局部分说明情况，看看能不能给些补偿。

接下来的却是虎姐弟俩亡命天涯的日子，县长又把昨晚的事报了上去，上面让等消息。为安全起见，当地自发组建安全队，警察加民兵，拿着枪四处讨伐狼群和这对姐弟。

那一段时光让它们认识到了人类的厉害，它们亲眼见到了自己的许多同类及其他动物（有些人明是打狼，实则见到虎豹熊等也定杀不误，其中也不乏暗中进行野生动物贸易的盗猎分子）惨死在枪弹之下，以至于对人的气味、枪的声音特别敏感，稍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

直到来到现在的这片土地上，它们才得以暂时的安静。不过日子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还游走着另一个霸主群体。

它们的实力足以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灵为之胆寒。虎姐弟和它们的战役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这就是虎狼之战。

强弱难辨心自明

那一天巴图鲁还清晰地记得，那天下着大雪，两年前的第一场大暴雪。气温极低，零下四十摄氏度左右，鹅毛般大小雪花在大风中漫天飞舞，寒风